

宣教随笔 #7

文化本质化

叶大铭牧师

亚洲宣教士培训员

加拿大华人神学院（天道神学院）讲师

《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第 38 期，2014 年 10 月。

上期的宣教随笔提到文化本质化。这是一个重要的题目，现在比较详细的说明。

1. 社会事实、本质论（essentialism）、建构论（constructivism）

社会科学处理的是社会事实（social fact）。本质化社会事实是将社会事实看为实存的物质，有本质和界线划分的。例如说「汉族」是实存的，有清晰的质量，每个汉族人都有同样的质量，所以我们可以预料所有汉族人都有同样的行为。比例，汉族人有同一价值观（例如儒家思想）、守同样节日（春节、端午节等）。这样的质量和行为将汉族和其它民族分别出来。

社会科学家（包括人类学者）不接受本质论，提倡建构论。社会事实是人造出来的，没有本体的实质，存在不是长久，是易变的¹。社会事实所代表的是真实存在，但是社会事实本身却是人造出来的。「汉族」代表的人群的确存在，但是「汉族」这个名词（和意思）却是人造出来的。汉族群体没有清楚界线，有很多成员的行为表现出他们没有同样的价值观。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这些价值观，有些人尽管知道也不遵从，也有些人尽管愿意遵从，但在某一情况因为环境不利而不遵从。而且价值观是不断改变的（特别是现在受全球化影响）。因此「汉族」这社会事实的意思是不断改变的。

文化也是同样的。如果本质化文化，文化成为本体的实质，是一个群体所有成员拥有的。人类学者 Friedman 提出文化本质化是按着以下三个步骤形成的：

第一，看文化为一些有实质的意义。

第二，看文化是个人拥有的，与群体的其它人共享。

第三，这些意义就好像文章有客观的存在，研读文化就好像读文章，不需要透过属于这文化的人了²。

相反，建构论（又称过程论）下的文化概念却是给文化和社群成员一个辩证式互动关系。一方面，社群的成员可以接受一些文化特征，拒绝另一些文化特征，或者改变一些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尽管文化对社群成员没有控制性的影响，但仍然有重要影响³。

文化本质化的后果就是错误的期望，认为所有同一社群的人都有同样的行为表现。例如说中国文化是中国人拥有的实质，有便是中国人，没有便不是中国人，是外来人，所以界线是清晰的。很多人犯了这个错误，包括基督徒和宣教士。正确的概念是「中国文化」这观念是人造出来的，没有本体的实质，存在不是长久，是易变的，而且没有清晰的界线。事实上中国有这么多人，很难找到每一个人都共享的文化，所以有不同的中国文化。而且越来越多人某一方面与一些中国人共享一些文化特征，但在另一方面则与另外一些中国人（甚至外国人）共享一些文化特征，形成混合（creolization）或混杂（hybridization）现象。

2. 文化本质化与文化基要主义（cultural fundamentalism）

文化本质化的极端就是文化基要主义。文化基要主义包括两点。第一，每个文化有清晰的界线，和其它文化分别出来。并有其独特性，因此不能和其它文化比较，形成极端文化相对论。第二，文化是互不相容、彼此敌对的，因为人类的民族中心主义是根深蒂固。所以文化基要主义提倡按着文化分开社群⁴。

有些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者和少数民族领导人抱着文化基要主义的态度，这样会带来坏的后果，就是种族隔离，成为变相的种族主义。

另一个坏后果是助长种族或国家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⁵中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便是出自文化基要主义。因为文化基要主义是错误的，文明冲突的结论也是错误的。然而如果用这学说来提倡「相似文明」的联盟及与「不同文明」的对抗和冲突，这是很危险的。

3. 本质化与霸权（hegemony）

霸权不是指政治性的蛮横权力，而是在社会科学上指社群不经意的接受、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权力。这权力可以根基于关系、形象、或思想等。因为根深蒂固，社群不会质疑这权力。所以这权力通常是隐藏的⁶。封建时代的王帝有掌控百姓生死的大权，百姓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霸权。

为一个群体定下名称（和意思），这名称就代表这个群体。当这群体在这个名称和意义下定位，便受影响驱使他们的行为表现配合这意义。这样定下名称包含霸权来影响行为。通常的情况是有权势的人（包括政界人员、富豪、知名人士）才可以成功的带来定名和定位。有权势的人不单带来定名定位，并且本质化这些名位，因为这些名位带来的行为是对他们有利的。这样就持续他们的霸权了。

举一个例子，人类学者 Kearney 指出给一个群体定名为「农民」，如果他们接受，后果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会配合农民的方式，他们也会按着农民的身分来争取（或不争取）政治权利。如果「农民」的意义包含被欺压，他们会忍气吞声受苦。因此有权势的人会借着本质化这名称来长期压制这些「农民」⁷。

社群经常借着本质化文化来建立和维持霸权。例如在印度的原教旨印度教徒主张印度的文化建基于印度教（定下名称和意义），因此所有印度人应该是印度教徒。他们借着教育来建立霸权，这样下一代都不自觉的成为印度教徒。然而事实上印度没有统一的文化，印度教也不是统一的，所以这是借着本质化文化来建立和维持霸权。

4. 本质化与话语（discourse）

理论是有关意义和真相，话语则不同，是包含意图和目的⁸。举例，一个人进入一房间，说：「这房间很冷啊」。从理论来看，可以从气温来决定这房间是不是冷。然而从意图和目的来看，这个人说这句话，其实是想关闭开了的窗。

本质化的语言，从理论来看是错误的，然而从话语来看，却可能表达合理的要求。例如一个少数民族的领袖提出他的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但是给主流文化破坏了，所以要求保护他们的文化。从理论来说，他是本质化文化。然而从话语来看，他是表达他的民族的一个重要的需要，就是文化的失落，社会结构的破坏，带来民族的冲击可能引致很多社会问题，如酗酒、吸毒、犯罪等，甚至民族的消灭。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话语，不是单单判断错误，也要明察意图和目的，和怎样满足合理的要求⁹。

5. 宣教应用

在这里提出三个宣教应用。

a. 未得之民和定型

在 frontline 宣教里，未得之民（又称福音未及之民）的概念是宣教策略的根基。这个概念的根基是民族观念。上文已经指出「民族」是人造出来的社会事实。然而，在 frontline 宣教里「未得之民」却常常被本质化，以至每个未得之民都有清楚文化界线，与其它民族划分出来。借此来定每个未得之民在宣教策略里的优先次序，并定下配合他们文化的宣教方法。然而，明白文化没有本体的实质、存在不是长久、是易变的、而且没有清晰的界线，便会谨慎的定宣教策略。有些情况下，可能「民族」不再是适合的名称。例如「华人」这个名称，普世「华人」的移民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说不同语言，来自不同国家，甚至有不同的身分认同，所以不是单一的民族。既然如此，「华人」这个名称是不是不适合呢？

另一方面，进入一个群体宣教时，很容易犯的错误是定型（stereotype）这群体的。定型是出于本质化，认为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有同样的文化特征。定型阻碍了解和沟

通，容易引致偏见和歧视。不定型，用辩证式互动方法来看文化和社群成员的关系，才能够真正明了这个社群的成员，而且采用有弹性和有效的方法来宣教。

b. 多元文化和混杂文化

在这个全球化、人口大流动、和城市化的世界里，宣教士很可能面对的不是单一文化的群体，而是多元文化和混杂文化的群体，包括移民、难民、国内游民（例如中国民工）、国际性游民（例如宣教士、跨文化交际学员、外交人员、跨国商人、和留学生）、跨国群体（transnational cosmopolitans）。这是新的情况，需要新的理论与新的策略和方法。

c. 爱国和爱同胞

「国家」和「同胞」都是社会事实，是人造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提防本质化这两个观念。有权势的人会不断本质化它们（例如借着教育、宣传、法律、甚至战争来本质化），以霸权来牢笼百姓。一定程度的爱国和爱同胞没有违背圣经的教训。然而，当这感情过分强烈，阻碍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便产生问题。基督徒首先是神国子民，然后才是地上的国民。因为爱国和爱同胞，而歧视或排斥其它民族，或是忽略向他们宣教，或是忘记公义怜悯，这都是重大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提防本质化。

¹ Dick Pels, Everyday essentialism: Social inertia and the ‘Münchhausen Effect’, *Theory, Culture and Society* 19.5-6 (2002): 73.

² Jonathan Friedman, From roots to routes: Tropes for trippers, *Anthropological Theory* 2.1 (2002): 32.

³ R.D. Grillo, Cultural essentialism and cultural anxiety, *Anthropological Theory* 3.2 (2003): 160-161; Sherry Ortner, *Anthropology and Social Theory: Culture, Power, and the Acting Subject*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

⁴ V. Stolcke, Talking culture: New boundaries, new rhetorics of exclusion in Europe, *Current Anthropology* 36.1 (1995): 4-5; R.D. Grillo, Cultural essentialism and cultural anxiety, *Anthropological Theory* 3.2 (2003): 165-166.

⁵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⁶ Jean Comaroff and John I. Comaroff, *Of Revelation and Revolution: Christianity, Colonialism, and Consciousness in South Africa*, vol.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pp.18-19.

⁷ Michael Kearney, *Reconceptualizing the Peasantry: Anthropology in Global Perspectiv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6), pp.171-172.

⁸ C.A. Lutz and L. Abu Lughod, ed., *Language and the Politics of Emo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7-10.

⁹ Gerd Baumann, *The Multicultural Riddle: Rethinking National, Ethnic and Religious Ident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p.94-95.